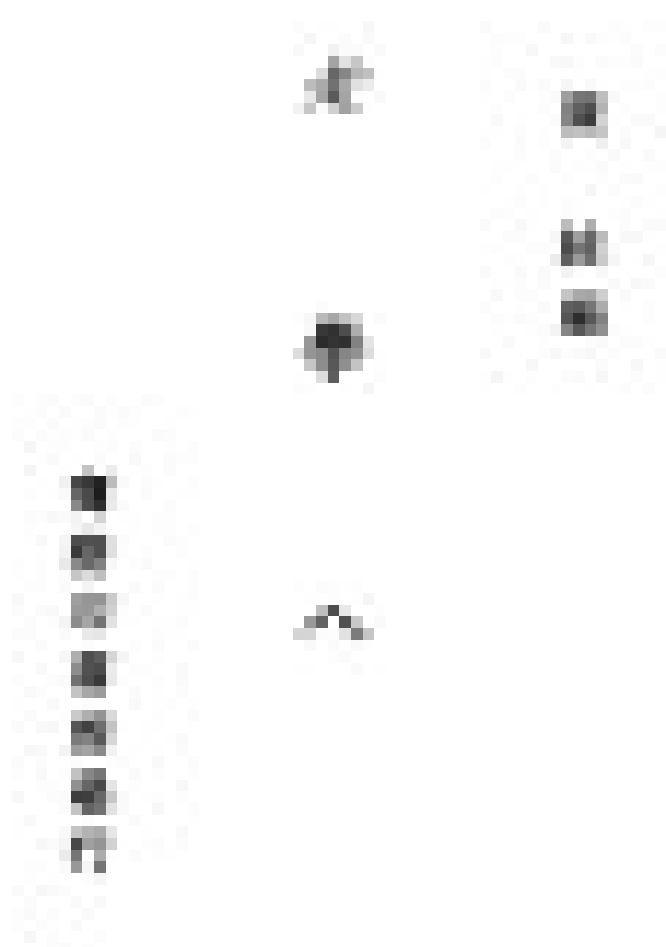




陳柱編

老學八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老學八篇

此書作者權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初版

每冊定價大洋陸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輯者 陳 柱

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

STUDIES IN LAO-TZE

By

CHEN CHU

1st ed., Dec., 1928

Price: \$0.60, postage extra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SHANGHAI

ALL RIGHTS RESERVED

老學八篇自序

柱自去年秋，爲諸生講老子，爰箸老子八訓，略採諸家之說，參以己見，意欲使之蟲明訓詁，稍通玄悒也。既課畢，爰復授此八篇，以與人訓爲一經一緯之用焉。既畢業，乃爲之序，曰：嗚呼！老子之學，蓋一極端自由平等之學也！知此者，其唯清之嚴又陵乎？其言曰：「黃老之道，民主之國之所用也，故能長而不宰，無爲而無不爲。君主之國，未有能用黃老者。漢之黃老，貌襲而取之耳。」嗚呼！吾讀其說，而不禁重爲老子悲也！夫以酷愛自由平等之學說，不爲天下後世之學者所知，而爲少數狡詐者貌襲，轉以其所以欺天下愚後世者，歸功於老子。夫老子豈敢受其功哉？蓋嘗試論之：老子唯欲求夫平等自由，故對於古來君主，欲以恩德市民，聰明耀衆，以遂其奴隸億兆，鞭笞天下之願者，不得不深惡痛絕之。故爲說以告之曰：「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」又曰：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。」蓋一有仁之心存焉，則望報之念斯起，而所謂仁者已立成市道，異夫天地所以生萬物之心矣。夫存於心者曰仁，見於行事者曰爲。愛人當本不仁之心，則爲政當爲無爲之政。故雖有政

府，愛民治國，不足以言功，不足以言德。夫然則一時之爲政者，不足以勞吾民之愛戴，而封建世襲之根據，乃於是乎無所託足矣。此老子之所以爲民主之治也。知此者，唯莊周最賢，故培擊政府亦最力，以至智爲大盜積，至聖爲大盜守。大盜者何，則政府是已。故曰：「竊鈎者誅，竊國者爲諸侯，諸侯之門，而仁義存。」然其言之也益肆，而復古之情，亦未免太過。在老子之意，不過緬想上古無政府之時，其人民之自由平等，遠非封建階級生成以後所能夢想，而莊子則欲一切反之，容成大庭之世矣；在老子不過欲爲於無爲，學如不學，以滅階級之競爭，而莊子則專務夫所謂絕聖棄知者矣。此莊周學老之失，而後世之復古派，所藉以游心於太古者也。韓非則不然，以老子不仁之愾，無爲之說，盡納之於法術之中，以謂能守乎此，乃能無爲而無不爲矣。於是大反自由之說，力崇干涉之談，以自然爲不足貴，而唯人爲之是爭。故明古不如今，而今無法古之必要。蓋將老子芻狗百姓之說，因而芻狗聖人，芻狗先王矣。及秦用之，果以翦滅諸侯之國，而封建之制度遂於是消滅。然爲之太過，專用己智，乃因而焚書坑儒，二世而亡，爲天下之僂笑。此韓非學老之失，又後世復古派所藉以爲口實者也。自是以後，有國者或以老子爲守成之具，用兵者或視老子爲權謀之家，而一切學者又或以清談爲宗，或以隱

逸爲主，或以導引爲事，皆世主所提倡，而欲率天下於無事，以固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者也。是豈非與老子之初意大相刺謬者邪？嗟夫！莊生有言：「爲之仁義以矯之，則竝與仁義而竊之。」豈知其竝老子之說而亦竊之哉？此吾所以重爲老子悲也！豈非學者不能講明之咎與！向使昔之學者，能本韓子不法古之卓識，力行莊生培擊大盜之說，則吾國自秦以後之政體，必有大異乎今日之所聞者，而今日政體革命之事，又必非今日之所云云而已矣。吾特表而出之，以見學說關係世變之巨有如是者！

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北流陳柱柱尊父序於上海大夏大學。

老學八篇目錄

老子之大略·····	一
老子之別傳·····	一五
老子之文學·····	二九
老子之學說·····	四九
莊子之老學·····	七三
韓非子之老學·····	八七
莊韓兩家老學之比較·····	一〇三
新定老子章句·····	一二七

老學八篇

老子之大略

司馬遷史記老子列傳云：

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里人也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伯陽，諡曰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孔子適周，將問禮於老子，老子曰：『子所言者，其人與骨皆已朽矣，獨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時則駕，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：良賈深藏若虛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，態色與淫志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。』孔子去，謂弟子曰：『鳥，吾知其能飛；魚，吾知其能游；獸，吾知其能走；走者可以爲罔，游者可以爲綸，飛者可以爲矰；至於龍，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，其猶龍邪？』老子修道德，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。居周久之，見周之衰，迺遂去，至關，關令尹喜曰：子將隱矣，彊爲我著書。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，言

道德之意，五千餘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終。或曰：『老萊子，亦楚人也，著書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與孔子同時。』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，或言二百餘歲，以其脩道而養壽也。自孔子死之後，百二十九年，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：『始秦與周合而離，離五百歲而復合，合七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。』或曰：『儋卽老子。』或曰：『非也。』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隱君子也。老子之子名宗，宗爲魏將，封於段干，宗子注，注子宮，宮玄孫假，假仕於漢孝文帝，而假之子爲膠西王卬太傅，因家於齊焉。世之學老子者，則絀儒學，儒學亦絀老子。道不同，不相爲謀，豈謂是邪？李耳無爲自化，清靜自正。

史記此傳多疑蓋之辭。學者多惑焉。清儒畢沅作老子道德經考異序，辨之云：

沅案：古聃儋字通。說文解字有聃字，云：耳曼也。又有儋字，云：垂耳也。南方瞻耳之國。大荒北經呂覽瞻耳字並作儋。又呂覽老聃字，淮南王書瞻耳字皆作聃。說文解字又有聃字，云：耳大垂也。蓋三字聲義相同，故並借用之。鄭康成云：『老聃古壽考者之號。』斯爲通論矣。老子與老萊子是二人。老子苦縣人。老萊子楚人。史記老萊子著書十五篇，藝文志作十六篇，亦爲道家之言，且與孔子同時，故或與老子混而莫辨。沅又案：古又有萊氏，故左傳有萊駒。

老萊子應是萊子而稱老，如列禦寇師老商氏以商氏而稱老義同。當時人能久生不死皆以老推之矣。亦無異說焉。莊子云：孔子西藏書於周室，往見老聃。又云：孔子南之沛見老聃。又云：陽子居南之沛，老聃西遊秦，邀於郊，至於梁而遇老子。是孔子問禮之老子，卽著道德書之老子，不得以其或在沛或在周而疑之。

畢氏此文蓋辨老子與老萊子爲二人，而與太史儋則爲一人，而孔子問禮之老子亦卽著道德經之老子也。汪中作老子考異，其所說亦有異同。其言云：

史記孔子世家云：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問禮，蓋見老子云。老莊申韓列傳云：孔子適周，將問禮於老子。按老子言行，今見於曾子問者凡四。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。夫助葬而遇日食，然且以見星爲嫌，止柩以聽變，其謹於禮也如是；至其書則曰：禮者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也。下殤之葬，稱引周召史佚，其尊信前哲也如是；而其書則曰：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。彼此乖違甚矣。故鄭注謂古壽考者之稱。黃東發曰：鈔亦疑之，而皆無以輔其說。其疑一也。本傳云：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又曰：周守藏室之史也。按周室既東，辛有入晉，司馬適秦，史角在魯，王官之族，或流播於四方，列國之產，惟晉悼嘗仕於周。其他固無聞焉。況楚之

於周，聲教中阻，又非魯鄭之比。且古之典籍舊聞，惟在瞽史，其人並世官宿業，羈旅無所置其身，其疑二也。本傳又云：老子隱君子也。身爲王官，不可謂隱，其疑三也。今按：列子黃帝說符二篇，凡三載列子與關尹子答問之語。而列子與鄭子陽同時，見於本書。六國表鄭殺其相駟子陽在韓列侯二年，上距孔子之沒凡八十二年，關尹子之年世，既可考而知，則關尹子著書之老子其年世亦從可知矣。文子精誠篇引老子曰：秦楚燕魏之歌，異傳而皆樂。按：燕終春秋之世，不通盟會，精誠篇稱燕自文侯之後，始與冠帶之國。文公元年，上距孔子之歿，凡百二十六年，老子以燕與秦楚魏並稱，則老子已及見文公之始強矣。又魏之建國，上距孔子之歿，凡七十五年，而老子以之與三國齒，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。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。楊朱篇禽子曰：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，則子言當矣；以吾言問大禹墨翟，則吾言當矣。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。又云：端木叔者，子貢之世也。又云：死也無瘞埋之資。又云：禽滑釐曰：端木叔狂人也，辱其祖矣。段干生曰：端木叔達人也，德過其祖矣。朱爲老子之弟子，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，則朱所師之老子，不得與孔子同時也。說苑理政篇楊朱見梁王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。梁之稱王自惠王始。惠王元年，上距孔子之歿，凡百十八年。楊朱已

及見其王，則朱所師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。本傳云：見周之衰，乃遂去，至關。抱樸子以爲散關，又以爲函谷關。按：散關遠在岐州；秦函谷關在靈寶縣，正當周適秦之道。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，則以函谷爲是。函谷之置，書無明文。當孔子之世，二嶠猶爲晉地；桃林之塞，詹瑕實守之；惟賈誼新書過秦篇云：秦孝公據崤函之固，則是舊有其地矣。秦自躁懷以後，數世終衰，至獻公而始大。故本紀獻公二十一年，與晉戰於石門，斬首六萬；二十三年，與魏戰少梁，虜其將公孫痤。然則是關之置，實在獻公之世矣。由是言之，孔子所問禮者聃也，其人爲周守藏之史，言與行，則曾子問所載者是也。周太史儋見秦獻公，本紀在獻公十一年，去魏文侯之歿十三年，而老子之子宗爲魏將，封於段干，則爲儋之子無疑；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儋也；其入秦見獻公，卽去周至關之事。本傳云：或曰：儋卽老子。其言謬矣。至孔子稱老萊子，今見於太傅禮衛將軍文子篇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其說，而所云貧而樂者，與隱君子之文正合。老萊子之爲楚人，又見漢書藝文志。蓋卽苦縣厲鄉曲仁里也。而老聃之爲楚人，則又因老萊子而誤。故本傳老子語孔子：去子之驕色與多欲，態色與淫志。而莊子外物篇則曰：老萊子謂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。國策載老萊子教孔子語，孔叢子抗志

篇以爲老萊子語子思，而說苑敬慎篇則以爲常縱教老子。然則老萊子之稱老子也，舊矣。實則三人不相蒙也。若莊子載老聃之言，率原於道德之意，而天道篇載孔子西藏書於周室，尤誤後人。寓言十九，固已自揭之矣。

汪氏以老子與老萊子異，與畢說同；而以著道德經之老子卽儋，亦與畢同；惟以著道德經之老子非孔子問禮之老子，則與畢說異。近人馬敘倫辨之云：

按史記老子傳雖若疑老子與老萊子爲一人，然仲尼弟子傳固判其爲二人矣。又云：

畢氏徒以聃儋音可通假，而不覈其年之相去遠也；亦將以老子果二百餘歲邪？汪氏之說，似覈矣。然所據者多出列子與文子，二書皆漢晉以後人僞作也。

又云：

老子去周至關，當是至周竟上，卽以莊子寓言篇，老子西遊於秦爲證，則自沛之秦越關必多，亦未必卽爲函谷，不能以是謂老子卽儋。老子與孔子同時，使老壽過孔子，則其孫許得爲魏將，猶子夏且爲文侯師。然則汪氏以箸道德上下篇者爲儋，殊無確據。而聃與儋爲二

人，則固以年可推而知也。

馬氏之說，比畢汪爲進矣。然吾以爲史記云：『或曰：老萊子亦楚人也，著書十五篇，言道德家之用。』與上文云：『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，五千餘言而去。』其敘述顯爲二人。未嘗疑爲一人也。世人疑史記老萊子與老子爲一人者，蓋本史記正義正義云：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，故書之。此正義之誤解史文也。史公之書老萊子，蓋以與老子爲賓耳，豈嘗有疑爲一人之意哉？史文又云：『蓋老子百有餘歲，或言二百餘歲，以其修道而養壽也。自孔子死之後，百二十九年，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：始秦與周合而離，離五百歲而復合，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，或曰：儋卽老子。或曰：非也。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隱君子也。老子之子名宗，宗爲魏將，封於段干。』此蓋漢人以老子之學爲神仙之術，而傳會爲之說。史公采以入傳，而諷刺之意甚顯。觀其『或曰：非也，世人莫知其然否』二語，可知矣。而於其下復大書特書老子爲隱君子，有子名宗，爲魏將，則其非神仙可知。下又云：『宗子注，注子宮，宮玄孫假，假仕於漢孝文帝，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。』則老子之後嗣，歷歷可見如此，則儋倘果爲老子，老子之後嗣，豈不知之，而遽數典忘祖，待後人之疑其是非邪？是知儋決非老子，史公之意

蓋見乎言外矣。後人不善讀史文，妄自誤會，而起紛紛之辨，亦可謂作繭自縛者矣。至著書上下篇之老子，與孔子問禮之老子，一謹於禮，一薄於禮，言雖相乖，理實無謬。蓋唯深知禮之意，而後能深知禮之失，亦猶其精研於學，而後言『學不學』也。汪氏之說，豈盡然哉？若夫論語述而篇之老彭，鄭康成以爲老，老聃，彭祖；包咸以爲老彭，殷大夫；皇侃以爲老彭，彭祖年八百歲。如包皇說，則老彭爲彭祖一人，與著老子無涉；如鄭說，則老彭是二人，一爲老聃，卽著道德經之老子，一爲彭祖，然彭在老先，何以經不稱彭老，簡朝亮据此駁難，不爲無見也。近人馬敘倫云：

彭祖老彭非一人，漢書古今人表分之是也。殷賢大夫之老彭與老子非一人，以其年相距甚遠也。至於論語之老彭是老子，知者孔子之言曰：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於我老彭。商之老彭，其事見於大戴禮者不相脗合；而老子五千文中，谷神不死四語，僞列子引爲黃帝書，黃帝雖無書，而古來傳有此說，後人仰錄爲書，則許有之；故呂氏春秋賈誼新書皆有引也。又『將欲取之，必姑予之』，此周書之辭也；『強梁者不得其死』，此周廟金人銘之辭也；『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』，卽顓上便宜七事，以爲易之辭；則老子蓋張前人之義而說之，

不自創作也。又漢書藝文志道家前有伊尹大公辛甲鬻子四家，則道德之旨，不始老子，而有所承。又禮曾子問記四事，則並『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』之證也。此皆事據灼然。若彭之與聃，證之音讀，自可通假。說文彭從彡聲，則聲歸侵類。然證之甲文作彭，或作𪛗，則段玉裁刪其聲字，是也。壹邊之彡，所以表鼓聲之彭彭，於聲類宜歸陽部，說文繫𪛗爲一字，春秋成十八年左傳士魴，公羊傳作士彭，並可證也。聃聲談類，談陽之通，若國策更羸虛發而烏下，僞列子湯問篇更作甘，而說文讖重文作𪛗，詩桑柔瞻相臧腸狂協音，並其證矣。然使彭如舊說，從壹，彡聲，則侵談相通，古亦有徵：少牢禮有司徹乃𪛗，古文𪛗作尋；儀禮士冠禮執以待於西坫，古文坫爲𪛗；周禮鍾氏以朱湛丹雘，注讀如漸車帷裳之漸，亦並其例矣。然則老子之字聃，而論語作彭者，弟子以其方言記之耳。若此事據，古籍多有，春秋哀十年左傳薛伯夷卒，公羊傳夷作寅，其一例也。又論語加我字於老彭上，前儒以爲親之之辭，是也。蓋老子宋人而子姓，孔子之同姓，故然。

馬說頗爲近之。今按老子上下篇中稱述古聞者，頗爲不少，略錄如下：
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十四章

古之善爲道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十五章

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，誠全而歸之。二十二章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；地得一以寧；神得一以靈；谷得一以盈；萬物得一以生；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。三十九章

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；入軍不被甲兵；兕無所投其角；虎無所措其爪；兵無所容其刃。五十章

古之善爲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六十五章

用兵有言：吾不敢爲主而爲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六十九章說當按是上章之末云是謂配天子屬此

章之首古下當有之字此文當爲古之用兵者有言其說是也

此皆『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』之證矣。而韓非子喻老篇尤多徵引古事，以說老子，則亦其明驗也。則謂老彭卽老聃，亦頗近事實。然老子之述古，蓋深悉於古事之得失，而能創作新哲學者；故上下篇無稱述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等名，均與諸子卓然獨異。而莊子書所引老子之言，則多掇摭黃帝堯舜之說，至流而爲韓非，則且深惡痛絕於稱道先王矣。此學者所不可不知